

李圓淨居士著

淨土篇

佛學叢書

上海佛學書局印行

序一

淨土法門，普被三根，于在家人，更爲要緊。以在家人，各有職業，不易參研宗教等法。唯此念佛一法，最爲契理契機。老實頭顛蒙念佛，念到業盡情空時，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如來藏妙真如性，悉皆覲體全彰。待至臨終，定登上品。其或根機陋劣，未能業盡情空，然以眞信切願，持佛名號，求生西方之誠，必能與佛感應道交，親蒙接引，卽得帶業往生。淨土之妙，妙在于此。不識此義，縱令參禪得髓，看教明心，倘有絲毫惑業未盡，仍然生死輪迴，不得出離。且

莫自恃，致令愚夫愚婦念佛求生西方，遂致帶業往生者所憐憫。嗚乎，真利益多被極庸愚人得，大聰明人每每不能望其肩背者，多緣自恃聰明，縱有佛力，不肯倚仗，卒致長劫輪轉，了無出期，可不哀哉。從上古德，本佛悲心，提倡淨土，所有著述，多難勝數。但多係文言，不利平人。李圓淨居士本淨土四經及古德著述之意，述爲語體，用闡淨宗。雖科列十門，文近萬言，而一字一義，皆本佛經祖語，絕無自立意見，以自銜耀，致有悞人壞法之咎。佛學書局，以其有益初機，故特列于小叢書中，以期廣傳。祈爲序引，以啓正信。其餘要義，書中自具，何須多贅。須知淨土法門，爲一切諸法匯歸。

之法海，若能如是信者，其人現生即可高登九品，將來決定圓滿三覺。有謂此語有過者，余謂此過非我所敢承任，自有本師釋迦牟尼佛及阿彌陀佛承任也。是爲序。

民國二十年辛未夏曆六月十九日常慚愧僧釋印光撰

序二

晚近士夫輒談應付潮流。與古人言作砥柱挽狂瀾。何其相越之遠也。夫我人處世立言。宜以利益羣衆爲主。豈可同乎流俗。合乎汚世耶。痛乎。我人以無量劫來。惑業所感。造成此五蘊穢身。五濁惡世。未有先覺與之道破而不覺悟。猶可言也。既有先覺垂訓。殷勤。曲示方便。而猶不肯追隨。甘居下流。人雖極愚。何至于此。善乎。薄益大師之言曰。劫濁中。非帶業橫出之行。必不能度。見濁中。非不假方便之行。必不能度。煩惱濁中。非卽凡心是佛心之行。必不

能度。衆生濁中，非欣厭之行，必不能度。命濁中，非不費時劫不勞
勤苦之行，必不能度。審是則淨土之生，尙待遲疑哉。佛是覺悟澈
底之人。其言曰：過此佛法將滅，惟此淨土法門尙留百年。夫豈我
欺，而猶以爲不透今世之機耶。

今人喜造東方淨土，不樂生西方淨土。淨土而指歸西方者，以對
娑婆未淨者立言耳。如果有東西之別，則是土猶未淨也。是故但
爭淨穢，奚問東西。況造則全仗自力，生則兼托他力。造難而生易，
宜何取捨。若曰：如遺娑婆衆生何。則告之曰：不令爾一人獨生也。
不發菩提心者，不得生淨土。若曰：其如不能現前淨，須俟將來何。

則告之曰。對過去者。現前亦是將來。對將來者。將來卽是現前。處夢爲經年。悟乃須臾頃。夫何時間早晚之爭耶。且金剛般若云。滅度無量無邊無數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夫但使淨土法門周徧流布。令諸衆生自修自度。又奚必執己度以爲功。而以己之早生西方爲嫌哉。

圓淨居士作佛法導論。其最後指歸淨土。遵佛說也。其言明顯流暢。凡識文字者。宜無不得解。今以之刊入佛學叢書中。俾廣流傳。度盡衆生。道在于此。因弁數言。以祛世惑。

民國二十年季夏范古農序

淨土篇

印光法師鑑定

李圓淨述

宗史第一

中土各宗裏面取得最多數的信仰，獲得最普遍的流傳，勢力最爲宏深的，便是這一門淨土宗。此宗專教人發願往生極樂世界清淨佛土，故名淨土宗。諸大乘經所共讚揚唯淨土三經（阿彌陀經）（無量壽佛經、觀無量壽佛經）專明其致，般舟悲華寶積等經說來更切，就是此宗的起源。馬鳴菩薩在大乘起信論中勸生淨土，龍樹菩薩著十二

禮和易行品等，世親菩薩著往生論等，皆淨土弘傳的源流。自佛法傳入中國以後，雖有淨土教的流布，但太弘此宗，實地修持的，當以東晉慧遠大師爲第一人。自遠公在廬山創立蓮社，一時集會者，大都是法門的龍象，和儒林的泰斗。一倡百和，無不率從。後來曇鸞、智者、道綽、善導、清涼、永明諸大德，無不將此自行化他，以後禪宗諸大宗匠，也有明垂言教，極讚此法的。如長蘆、天衣、圓照、大通、中峯、天如、楚石、空谷各大祖師，雖弘禪宗，偏讚淨土。到明朝蓮池大師，自參笑巖大悟之後，便置彼取此，以爲淨業。若成禪宗自得，以後蕩益、截流、省庵、夢東等諸大師，亦都如此。

（概觀禪淨兩宗，如單提向）

上則一法不立。佛尙無著落處。何況念佛求生淨土。這果確論。修持一切皆泯。所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是顯性體的。如果確論。修持則一法不廢。不作務便不得食。何況念佛求生淨土。這是俗諦之一。立一切皆立。所謂佛事門中不捨一法。是顯性具的。必欲棄俗諦而修真諦。便非眞實。眞諦如四大五蘊而言心性。身既不存。心將安寄。如即俗諦而修真諦。即眞諦如四大五蘊而見在耳。曰聞。即四大五蘊而顯心性。這就是從上禪宗淨土的密修。

（我們知道華嚴是諸經之王，而普賢大士以十大願王導歸極樂，所以本宗應以普賢爲初祖。在中土當時慧遠大師並沒有開宗立派的用意，但期同願無取傳承。千百年來，本宗雖流布日宏，卻沒有師資授受的系統。直到宋代四明曉法師纔取異代同修淨業而功德高盛的幾位大師，立爲七祖。卽慧遠善導、承遠、法照、少康、延壽、省常等七人。志磐依著這一說，作了一部

淨土立教志。後來雲棲弟子又奉蓮池大師爲八祖。後人更列入蕩益、省庵、徹悟、合爲蓮宗十一祖。這不過是景仰先德，並不如宗教家的師資相承。因爲淨土一法，是普被三根，統攝諸法，一切諸法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的，所以就不特立系統了。

讚揚第二

我們看過前段中淨土宗的略史以後，就知道這淨土法門是釋迦和彌陀所建立的，是文殊和普賢所指歸的，是馬鳴和龍樹所弘揚的，是匡廬、天台、清涼、永明、蓮池、蕩益所發揮倡導的。諸菩薩大士在千百年前，早已爲我們徧研藏教，特地揀出了這個不斷

惑業便預補處的，卽此一生便出樊籠的，至圓至頓至簡至易的，卽淺卽深卽權卽實的，統攝禪教律而高出禪教律的特殊超越天然妙法了。我們對於這如來一代時教的特別法門，至少有兩點須看清楚的。第一點，大乘法門固然法法圓妙，但因機有生熟緣有深淺，所以小法則大根不須修，大法則小根不能修。只有淨土一門，是三根普被，利鈍全收的。且看華嚴一經，是如來初成正覺時，爲四十一位法身大士，稱性直談的一乘妙法，誰不知是諸經之王。此經末後善財徧參知識，證齊諸佛之後，普賢菩薩爲他說十大願王，普令善財和華藏海衆迴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以

期圓滿佛果。再看觀無量壽佛經，說到下品下生，雖具諸不善，但宿植善根的，當臨命終時，地獄相現，有善知識教以念佛，他即受教稱念佛名，未滿十聲，便見化佛授手，接引往生。又大集經說：『末法億億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依念佛，得度生死。』這樣看來，念佛一法，實在是上自等覺菩薩不能超出其外，下至逆惡凡夫亦可預入其中。豈非上聖下凡共修之道，或愚或智通行之法麼。倘如來不開此法，末法衆生豈有了脫生死之望。人們但見愚夫愚婦也能夠念佛，便將淨土看輕了。怎不看看華嚴會上華藏海衆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都是同破無明，同證法性，都能乘本願輪於

無佛世界現身作佛的，那裏找得出一個凡夫二乘來。況華藏海中淨土無量，卻必要迴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可見往生極樂的是出苦之玄門，成佛之捷徑。第二點，一切法門都要仗自力斷惑證真，纔能了生脫死。只有這念佛法門，是自力和他力兩皆具足，所以已斷惑的便可速證法身，卽具足惑業的也能帶業往生。其法極其平常，雖愚夫愚婦也能得益，卻又極其玄妙，就使等覺菩薩也不能出其範圍。故無一人不應修，亦無一人不能修。真是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了。

抉擇第三

善導大師說。『若欲學解，從凡夫地，乃至佛地，一切諸法，無不當學。若欲學行，當擇其契理契機之一法，專精致力，方能速證實益。否則經劫至劫，尙難出離。』所謂契理契機之法，自然無過於求生淨土。須知修持法門有兩種不同。那仗自力修戒定慧，直到斷惑證真的，名爲通途法門。那具真信切願，持佛名號，以期仗佛慈力往生極樂的，名爲特別法門。倘以喻明，通途如畫山水，必經一筆一畫，纔得成功。特別如照山水，雖幾十重的蒼蔚峯巒，一照俱了。又通途如步行登程，强者每日也不過百十里。特別如乘轉輪聖王輪寶，一日便能徧達四大部洲了。我且再將此中分別說個

分明。按通途教義，見道而後修道，修道而後證道，是千聖的道理。所以教乘必要大開圓解，宗門必要直透重關，纔配說見道兩個字，纔得再論修道。不然的話，便是盲修瞎鍊，保不住撞牆磕壁，免不了墮坑落塹。這淨土一門，就特別了。一切經教中，只有一部阿彌陀經是釋尊無問自說的。他說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其土有佛，號阿彌陀。今現在說法。但發願持名，卽得往生。這是佛心佛眼親知親見的境界，那裏是二乘聖賢所能知見的。只要你死心塌地的深信佛言，依此發願持名，卽是以佛的知見爲知見，更不必別求悟門。按通途教義，依法修習的順次，是

因戒生定，因定發慧，因慧斷惑，其間須有個一定的程序。所發的慧有勝有劣，所斷的惑有深有淺，始可與論退或不退。這淨土一門，就特別了。因仗他力，爲阿彌陀佛大願所攝持，故帶業亦得往生。按通途教義，見思煩惱分毫未盡，便不能出離同居國土。這淨土一門，就特別了。修淨業的是橫出三界，不必斷除煩惱，便能從此同居生彼同居。（餘門學道，名豎出三界，念佛往生，名橫出三界。如蟲鑽竹，豎則歷節難通，橫則一時透脫，一遲一速，難相擬。）一生彼土，那生死根株便永遠斷盡。究竟說來，這淨土一門，可不求悟門，不待發慧，不斷煩惱，豈非至極省要，至極直捷的麼。我且和諸位老實商量。我們既沒有立地成佛的資格，又沒有斷

見惑任運不造惡業的實證。倘不專修淨業，仗佛慈力，帶業往生，難保盡未來際還在三塗六道中討生活。我們要自量，當臨命終時，對於生死去住，能保得自在麼？無始來種種惡業重障，能保不現前麼？這一報身，能保脫輪迴麼？如在三塗惡道異類中行，能保無苦惱麼？倘也了了自信得及，何善如之。如其不然，且莫以一時貢高，反累永劫沈淪。要知修行用功，原是爲的了生脫死。倘用功而生死不能了，又不肯依能了的做去，豈非擔麻棄金，自取其咎麼。

理事第四

念佛兼能通宗通教的人，他們善根宿植，事理雙融，既不執理廢事，也不事外見理。此等人於事一心理一心諸說，已經了然無疑，可決其上品上生，金臺接引，更不須別人勸讚。但世上也不少一味喜談理性的人，倘將事相向他解說，如未能默會妙旨，便難生起正信。故於宣說本宗旨趣之前，尚須對此一爲饒舌。古人說『唯心淨土，自性彌陀』。是說西方淨土不出唯心，阿彌陀佛不出自性，那事理性相，盡在此中圓彰。卻是從來那些宗家未曾真得之人，多有誤會。每自矜云，唯心淨土，豈復更有淨土，自性彌陀，不必更見彌陀。他們只執唯心自性，以爲淨土彌陀都非實有。這種

人本不知宗，何況淨土。又有一種人未嘗不信有淨土，但滿望著參禪悟性，便道西方不足生，彌陀不足見。他們全不理會卽心卽境，那來心外的境。卽境卽心，亦無境外的心。既然境全是心，何須定要執心斥境，撥境言心。念佛念心，原屬兩不相礙。如只執念心，不許念佛，那心佛豈非成二麼。須知這一念心性，以空間言，是橫徧十方。以時間言，是豎窮三際的。如約橫徧十方說，正當這一念念於西方阿彌陀佛時，西方依正卽在我心中，而我此心亦在西方依正之內。如約豎窮三際說，當念佛時，卽見佛時，亦卽成佛時。當求生時，卽往生時，亦卽度生時。更無前後。這心性實在是生。

佛平等共有的，不偏屬佛，也不偏屬衆生。如以心屬彌陀，則衆生是彌陀心中的衆生。如以心屬衆生，則彌陀是衆生心中的彌陀。所以當極樂彌陀相好顯時，卽自心顯。當自心顯時，卽彼佛顯。我心彼佛心，彼佛我心，是一體無二的那麼，以彌陀心中的衆生，念衆生心中的彌陀，豈有衆生心中的彌陀，不應彌陀心中的衆生之理。換句話說，將我具佛之心，來念我心具之佛，豈有我心具之佛，不應我具佛之心的道理呢。此理悟之實難，而信之最易。但肯直下承當，終必全身受用。可見得唯心淨土自性彌陀兩句話，並非說西方無土無佛，不須求生。也不是說在生滅緣影之中，便

是唯心自性。要知求彼佛卽求自心，求自心須求彼佛。可惜他們只知道吾心可以爲淨土，卻不知猝未能爲淨土。他們只知道吾性可以爲彌陀，又不知猝未能爲彌陀。只由不解圓義，偏執一邊，便同徐六擔板了。試問那西方淨土是無貪無戀無瞋無癡的，你心能無貪無戀無瞋無癡麼？那西方是思衣得衣，思食得食的你，思衣無衣時就寒惱其心了，思食無食時就飢惱其心了。便侈談的什麼唯心淨土呢？那阿彌陀佛是福重山海，力挈天地，變地獄爲蓮華，易於反掌，觀無盡世界如在目前的。你的福力尙不能自爲，何況變作蓮華。隔壁的事還不能知，何況無盡世界。便侈談的

什麼自性彌陀呢。有以捨東取西爲生滅的，卻不知執東廢西是斷滅。那究竟無取無捨，是成佛以後的事。如未成佛，其間的斷惑證真，都是取捨邊事。你看三祇鍊行，百劫修因，上求下化，有那一椿不是取捨的事呢。既許斷惑證真之取捨，爲什麼不許捨東取西離垢取淨的取捨呢。若言參禪，則取捨皆非。若論念佛，則取捨皆是。因爲一屬專究自心，一屬兼仗佛力。那些不明法門之所以然的人，有妄以參禪之法來破念佛的，便是誤用其意。他不知道禪門的無取捨原是醍醐，而念佛的亦不取捨便成毒藥了。如古德說：『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上句說事，下句說理。能兩句

作一句看，事理圓融，固然最妙。但今人多是事理俱未明了，便寧可按事說，不宜按理說。與其執去則實不去之理，便不如執生則決定生之事爲得。爲什麼呢？因其事有偕理之功，理無獨立之能。執理廢事，便不免落空之誚。執事昧理，猶不虛入品之功。愚夫愚婦雖不識理，卻偏能暗合道妙，就是這個緣故。須知這一句彌陀，固然非大徹大悟不能全提，而最愚最鈍亦無少欠。本自超情離計，就不消作意離絕。只要一心想受持，何貴依稀解悟。爲慎重計，修淨土最好不入禪機，恐怕意見稍乖，兩門俱破。參禪人不可不兼修淨土，因爲隄防退墮，可不寒心。果能專修淨土的，便不須更涉。

餘宗。只貴信得及，守得穩，直下念去。念得這一句阿彌陀佛，熟那三藏十二部極則都在裏許，那千七百向上機關也在裏許，那三千威儀八萬細行也在裏許。所以真能念佛的，不起貪瞋癡，卽是大持戒。真能念佛的，不計是非人我，卽是大忍辱。真能念佛的，不稍間斷夾離，卽是大精進。真能念佛的，不妄想馳逐，卽是大禪定。真能念佛的，不爲他歧所惑，卽是大智慧。蓮池大師說：「一句阿彌陀佛，該羅八教，圓攝五宗。」世人多將念佛看做淺近勾當的，豈非大錯。

依正第五

十方如來原是都可親近，爲什麼獨推阿彌陀佛呢？其中有三個緣故。一者，誓願深重。二者，娑婆有緣。三者，化道相關。怎見得願重。阿彌陀佛往昔未成佛時，曾發四十八大願。其中三願，是專爲攝受念佛衆生而發的。其大意云：我成佛之後，若有衆生發菩提心，作諸功德，至心發願，欲生我國者，或聞我名號，作諸善事，一心念我，雖止一晝夜者，或至心信樂，欲生我國，十聲念我名號者，是諸衆生，若不得生我國者，我誓不成佛。於此可見彌陀願重。（欲詳知彌陀誓願廣大，須讀無量壽經。）怎見得有緣。無量壽經說：『吾說此經，令見無量壽佛及其國土，所當爲者，皆可求之。無得以我滅度之後，復生疑惑。』

當來之世，經道滅盡，我以慈愍，特留此經，更住百歲。其有衆生，值此經者，隨意所願，皆可得度。』又經說：『此經滅後，佛法全無，但留阿彌陀佛四字名號，救度衆生。』於此可見緣深。卽如末世衆生，無問僧俗，男女貴賤，貧富稍聞佛教，無不信向。未聞佛教的，亦會稱名。縱是頑愚暴惡無信之徒，或遭惡難危險，或發讚歎怨嗟，不覺信口，便叫阿彌陀佛。這些都是不勸而發，不教而能的，豈非有緣。怎見得相關。先覺說兩土聖人，示居淨穢，以折攝二門調伏衆生。這裏以苦以促，以多魔惱而折之，使知所厭。那裏以淨以樂，以延以不退轉而攝之，使知所欣。既厭且欣，化道便行。況釋尊於

三乘化道之外，還有未度盡的，就度在彌陀。所以大乘諸經叮嚀反覆，稱讚勸往，就是爲的化道相關。有此三因，故獨推彌陀。你看這裏血肉形軀，有生皆苦。彼則蓮華化生，何來生苦。這裏時序代謝，衰老相侵。彼則寒暑不遷，何來老苦。這裏四大難調，多生病患。彼則化體香潔，何來病苦。這裏七十者稀，無常迅速。彼則壽命無量，何來死苦。這裏親情愛戀，有愛必離。彼則無父母妻子，何來愛別離苦。這裏仇敵怨讎，有怨必會。彼則上善聚會，何來怨憎會苦。這裏或困苦飢寒，貪求不足。彼則衣食珍寶，受用現成。這裏或醜穢形骸，根多缺陋。彼則端嚴相貌，體有光明。這裏輪轉生死。彼則

永證無生。這裏有四趣之苦。彼則無三惡之名。這裏邱陵坑坎。荆棘爲林。土石諸山。穢惡充滿。彼則黃金爲地。寶樹參天。樓聳七珍。華敷四色。這裏釋迦已滅。彌勒未來。彼則無量壽尊。現在說法。這裏觀音勢至。徒仰嘉名。彼則與二上人。親爲勝友。這裏羣魔外道。惱亂正修。彼則佛化一統。魔外絕迹。這裏媚色妖淫。迷惑行者。彼則正報清淨。實無女人。這裏惡獸魑魅。交扇邪聲。彼則水鳥樹林。都宣妙法。兩土互相較量。境緣大不相同。一時那能盡舉。總之。他的境勝處。可以攝衆生。取淨的心情。他的緣勝處。可以助生者。修行的力量。所以偏指極樂。須知往生淨土。原不是卽能成佛。所恃

的就是能夠常不離佛，永無退轉，壽命無量，直至菩提。在這世間，壽短病侵是不消說了，而昏沈睡眠的時候已佔去了一大半。況且菩薩猶昏隔陰，聲聞尚昧出胎，那尺璧寸陰，已經十喪其九。自問未登不退，一點把握還沒有，可不寒心。我們定要往生淨土，就爲的是一種把穩生涯呀。

起信第六

念佛法門，以信願行三爲宗要。三法具足，決定千修千生，萬修萬生。倘信而不願，卽如不信。願而無行，卽如不願。行而不猛，卽如不行。其實行不猛，由願不切。願不切，由信不真。歸根難在難生正信。

信果然真，願自能切。願果然切，行自能猛。便決定得生淨土，決定得見彌陀，曠大劫來生死業根決定從此永斷。這一念真信所關係的，豈同等閒。經說：『信爲手，入寶山自在能取，無手不能取。』大智度論說：『有信清淨，能入佛法。無信不能入。如牛皮未柔，不可屈折。』昔王仲回問楊無爲：『如何念佛得無間斷。』曰：『一信之後，更不再疑，卽是不間斷。』回欣躍而去。未幾得生，還來致謝。所以未能頓悟的人，只當深植信根，不驚不動，因信起修，終必有成功之一日。卻是淨土法門這般廣大，他的修法又極簡易，因此非宿有淨土善根的，便難諦信無疑。雖經本師諸佛交相勸信，

而世之疑者還是很多。不但世智凡情難信，卽深通宗教的知識猶或疑之。不但知識難信，卽已證真諦業盡情空之聲聞緣覺，猶或疑之。不但小聖難信，卽權位菩薩猶或疑之。那法身大士雖能諦信，也還不能窮源徹底呢。實因這個法門以果地覺爲因地心，全體是佛的境界，甚深難測，唯佛與佛纔能究竟。那權位菩薩也不能全知，怎可以博地凡夫妄生臆斷。再看佛在世時有文殊普賢，佛入滅後有馬鳴龍樹，以及此土有智者永明，都曾發願往生淨土，難道他們都是鈍根。世尊在大寶積經中，勸父王淨飯並六萬釋種都生淨土，難道他們都是凡器。我們能於此法深生信心。

便是以凡夫心投佛覺海。潛通佛智。暗合道妙。雖是具縛凡夫。種性已超二乘之上了。要知道釋迦世尊的梵音聲相。決無誑語。彌陀如來的大慈悲心。決無虛願。以念佛求生之因。必感見佛往生之果。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響必應聲。影必隨形。因不虛棄。果無浪得。這是不待問佛就能自信得過的。諸位啊。人間的富貴百歲。便空無了。天上的繁華。千年便止歇了。卻是一入西方極樂世界。便有無量的壽命。那往生之法。又只憑一句阿彌陀佛。你想世間有這樣極便宜好事。卻不肯幹。又到那裏去著鐵鞋而問至道。古德說。『聞佛法難。真信更難。』今能發心念佛。就要把這善根時

刻增長，不可自己哄了自己。必須實心去念，不可有名無實纔好。

發願第七

華嚴經說：『是人臨命終時，一切諸根悉皆敗壞，一切親屬悉皆捨離，一切威勢悉皆退失，乃至象馬車乘珍寶伏藏，如是一切無復相隨。唯此願王不相捨離，於一切時，引導其前。一剎那間，即得往生極樂世界。』這願雖繼信而起，但信實由願而真。信願既能真切，行亦不期起而自起了。縱遇歡喜境界現前，我只是念一句阿彌陀佛。縱遇煩惱境界現前，我也只念一句阿彌陀佛。假使輪王勝妙五欲現前，終不因此樂退失往生之願。假使赤熱鐵輪旋

轉頂上，也不因此苦退失往生之願。這順逆至極的，尚不能夠改移所願。何況小小的順逆境界。這樣的把得定，做得主，自然一切境緣不能引轉，一切邪說不能搖惑。他日報盡命終，當然直往西方，不生他處。反過來看，雖然這一句佛開口便道著，並無難念，但是娑婆念重的，便難往生。譬如萬斛之舟，正要乘風破浪，有瞬息千里之勢，你卻自向船頭釘一樁，叫他怎得前進。自佛化東流，古今來固然不少善信的人，可惜多有不明至理，誤於用心。或在生辰禮懺誦經，爲的是現生消災邀福。或到暮年持齋念佛，爲的是將來投生福地。雖然佛法不可思議，所求無所不得。但以大求小，

既乖諸佛的本願，亦背學佛的真理。如明珠彈雀，就可惜的很了。試想爲什麼罪人入了獄的時刻，求出只因他確確實實知道在這棘牆之外，更有許大安樂世界。卻是衆生以煩惱爲家宅，以生死爲園囿，偏不曉得大鐵圍山是我棘牆，三界法場之外，各有各有家鄉安樂地。在。倘能將彼土的樂處來返觀娑婆的苦處，便由不得深生厭離，如出牢獄般的迫切了。將娑婆的苦處遙觀彼土的樂處，便由不得深生欣樂，如歸故鄉般的慇懃了。持念名號的時候，自然念念之間，欣厭具足。正如脫離牢獄，奔投故鄉的時候，自然步步之間，無不欣厭具足。這樣的於娑婆之愛日求其輕。

於極樂之念日求其一。輕之又輕之，以漸階於無一之又一之，以漸鄰乎極。倘遇不如意事，卽撥轉念頭，把這一句佛急急提念，回光返照，我是阿彌陀佛世界中人，奈何也和他們一般見識。一心念佛，更無多語。果能這樣，此人雖未出娑婆，已非娑婆的久客。雖未生極樂，早是極樂的嘉賓了。須知阿彌陀佛以大願成佛，如果我所發的願，還合佛攝生的願，何難往生。佛在無量劫前，普爲世界受苦衆生發四十八大願，依願久經長劫，修菩薩行，捨金輪王位國城妻子頭目腦髓，不知幾千萬億種種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圓修萬行，力極功純，莊嚴淨土，自致成佛，分身無數，接

引衆生，方便攝化，令生彼國。如果就衆生看，佛是普爲一切衆生。如果就我一人看，佛是專爲我一人。照這樣說，阿彌陀佛的稱性大願，是爲我而發。阿彌陀佛的長劫大行，是爲我而修。四土是爲我嚴淨。三身是爲我圓滿。乃至頭頭現身接引，處處顯示瑞應，盡是爲我的了。當我造業時，佛便警策我。當我受苦時，佛便拔濟我。當我歸命時，佛便攝受我。當我修行時，佛便加被我。佛的種種顧我，究竟爲的什麼呢。不過是要我念佛，要我往生，要我永脫衆苦，廣受諸樂，要我展轉化度一切衆生，直至成佛而後已。深恩重德，無可言喻。卽如瑩珞，原是一個飲酒食肉的人，因讀往生傳，卽吃

素念佛。到第七日，感佛現身慰言：十年後當來相接。珂說娑婆惡濁，易失正念，願早生淨土，承事諸聖。佛曰：汝志如此，我三日後來接。果然如期往生。又如懷玉禪師，精修淨業，一日見佛菩薩滿虛空中，一人執銀臺而入。懷玉心裏想道：我一生精進，志在金臺，怎的不然。當下銀臺便隱，從此更加精進。二十一日後，再見佛菩薩徧滿虛空，前次執銀臺的已換金臺來到，玉卽泊然而逝。又如劉遺民，依廬山東林結社念佛，一日當想念佛時，見佛現身。遺民心裏中思忖著：怎得如來手摩我頭呢。佛卽手摩其頭，再想道：怎得如來衣覆我體呢。佛卽將衣覆其體。你看欲速生，便令速生，欲金臺

便換金臺，欲手摩頭，便摩頭，欲衣覆體，便覆體。可見大慈悲心，無有揀擇。楞嚴經中大勢至菩薩說：「十方諸佛憐念衆生，如母憶子。子若逃逝，雖憶何爲？若子憶母，如母憶時，母子歷生不相違遠。若衆生心憶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去佛不遠。不假方便，自得心開。如染香人，身有香氣，此則名曰香光莊嚴。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無生忍。今于此界，攝念佛人，歸于淨土。佛問圓通，我無選擇，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斯爲第一。」這是大士親證實到境界的吐心吐膽相告語呀。我不念佛，佛尙念我。我如果懇切念佛，佛必轉更念我。既然佛以大慈大悲於念念中憶念攝化於

我。我今感戴深恩。便應念佛。一向長劫枉受衆苦。我今想求脫苦。便應念佛。已造的業無可奈何。未來的業豈可更造。我今生慚愧心。便應念佛。同體心性。既然本有。卽今只欠悟證。我今求悟心性。便應念佛。要曉得阿彌陀佛大願大力。譬如一隻大船。不論何物。但得上船。卽到彼岸。不憂沈溺。卻是順水順風。是上船以後的事。假如你不肯上船。將如之何。所以總要自己發願爲先。藕益大師說。『得生與否。全由信願之有無。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淺。』實在是千古不易的鐵案。如上旣陳信願。以下當說行持。

行持第八

諸經開示淨土行法，萬別千差。如持名、觀像、觀想、實相等，一一行成，都能往生淨土。其中只有這持名一法，收機最廣，下手最易。如果持到一心不亂，那實相妙理亦能全體顯露，西方妙境便得徹底圓彰。卽持名而親證實相，不作觀而徹見西方。所以釋尊無問自說，特向大智舍利弗拈出，可謂方便中第一方便了。義中無上了義，圓頓中最極圓頓了。念佛有默持，有高聲持，有金剛持。倘覺高聲過于費力，默念又易昏沈，便只綿綿密密，聲在唇齒之間，叫做金剛持。卻又不可執定。或覺費力，就不防默持。或覺昏沈，就不妨高聲。如心難歸一，當至誠懇切，攝心切念。無論聲默，都要念從

心起聲從口出音從耳入。心口念得清清楚楚，耳根聽得清清楚楚。如果妄念還是汹涌，當用印光法師提倡的十念記數法。其法從一句念到十句，要念得分明，並且要記得分明。十句念了，再從一句念到十句。隨記隨念，不必掐珠。如十念直記爲難，可分爲兩氣，卽從一至五，從六至十，或分三氣，卽從一至三，從四至六，從七至十。這樣的把全心力量用在一聲佛號上，念得清楚，記得清楚，聽得清楚，妄念自然無從著脚。此法念一句佛，心知一句，念十句佛，心知十句。只是從一至十，從一至十的念去，隨快隨慢，了無滯礙。從朝到晚，無不相宜。不但去妄，最能養神。卽使日念數萬也。

是這般的記。當做事時或難記數。暫且懇切直念。事完仍舊攝心記數。那掐珠念佛。只宜於行坐二時。（倘在靜坐養神時也。掐珠因手動著神不能安。久則受病）惟有這一法。行住坐臥無不相宜。臥時不可出聲。一則不恭。二則傷氣。至於念佛功課。隨人而定。大概一卷彌陀經。三徧往生。念佛畢。念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清淨大海衆菩薩各十聲。念迴向文一徧。拜阿彌陀佛觀音勢至清淨海衆各三拜。三皈依畢。朝晚總是如此。當誦經要勻勻淨淨。不快不慢。當念佛要字字句句。聲心相依。不澀不掉。不浮不沈的念去。當迴向。要從自己心中發出。真正大菩提願。普願一切衆生同生極樂。而我心並無所著。如

虛空等，不是只讀舊文一遍便罷。最忌忙忙促促，一氣趕去，只望完卻一天的功課，便有苟且了局的念頭，就不是真正修行了。或要念大乘諸經咒等，寧可另作一時，立爲午課，不宜在朝暮正課內夾雜。（事忙的，又當別論。）那佛像雖是紙畫木雕，卽同眞佛。當早晚參拜，必誠必敬，出而問訊，入而問訊，五里十里常在目前，一飲一食先須供養。要曉得如來滅後，所存的只有經像。如將土木金彩等像看作眞佛，便能滅業障而破煩惱，證三昧而出生死。古人有詩道：「紙畫木雕泥塑成，現成眞佛甚分明。皈依不是他家事，福德還從自己生。萬樹花開因地暖，千江月現爲波清。朝參暮禮常

如此在處皆通極樂城。』能夠舉目動口無不是佛，在一切時處留心西向，則感應易成，根境易熟。佛堂安排之法，最好只供一佛二菩薩，一經一鑪一桌一椅，不放大餘物件。庭中須掃除潔淨，使經行無礙。要使這心一絲不挂，萬慮皆忘，空洞洞地，不知有身，不知有世，並且不知我今天所作的是修行之事，便能與道日親，與世日隔，可以趨向淨業。如果我們平時能將一切拋得乾淨，念頭上不存一些子根節，一旦大限到來，洒洒落落，不作兒女子願戀身家子孫之態，豈不是大丈夫舉動。這念佛正行，雖然各隨自己身分而立，不必定執一法。但除正課之外，一日到夜，總要記得就

念。別事打斷了，事畢就念。行住坐臥，拈匙舉筋，折旋俯仰，動靜閒忙，令這一句洪名不離心口，字字從念頭上著實，句句從求西方裏出來。須知修淨之法，不外專勤兩字。專則不別爲一事，勤則不虛棄一時。所謂執持名號，就是要我們把這句佛緊持在心，不可暫忘。有一念間斷，便非執持。有一念夾雜，便非執持。須念念相續，無間無雜，於一切時，不愚不昧，既不散亂，亦不昏沈，能夠這樣念佛的，可說『事上能一心精進』的了。倘能體究到萬法皆如，心佛不二，離了這能念之心，別無所念之佛。離了所念之佛，也別無能念之心。心外無佛，佛外無心。卽佛卽心，卽心卽佛。如是乃至生

佛不二，自他不二，依正不二。淨穢苦樂，欣厭取捨，煩惱菩提，生死涅槃，都是平等。無有二相。一道清淨。不用勉強安排，但自如實體。究體究到極處，與自本心忽然契合。纔知穿衣吃飯，總是三昧嬉笑怒罵，無非佛事。一心亂心終成戲論。在二六時中，想找一些異相了，不可得。能這般了達，便是『理上能一心精進』的了。但要曉得事一心似難而易，理一心似易而難。只要能事一心的，往生可必。兼能理一心的，上品可階。究竟信願真切的，只要執持一句名號，雖或不明諦理，已能成就淨身。品位雖卑，決定往生。最忌初學便講念而無念，無念而念的好聽話。這是工夫做到極處的境

界。倘未到極處，便在這個上頭著脚，必成懈怠。至於馳騁狂慧，耽著頑空，自心未能開悟，卻來輕談淨土蔑視往生的，更屬爲害不淺。所謂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這種人是斷乎學不得的。說到作觀，必須熟讀觀無量壽佛經。十六觀法，次第漸入。當細參經文，如法修持。要明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的道理，要知道心淨佛現，境非外來，唯心所現，不生取著。果能做到這般境地，境愈深妙，則心愈專一，那觀想的利益實非小小。如觀境不熟，理路不清，欲以躁妄心急求境現，這就全體是妄，與佛與心都不相應，其結果是不堪問的。所以善導大師說：「末法衆生，神識飛颺，心粗

境細、觀難成就。是以大聖悲憐、特勸專持名號。以稱名易故、相續卽生。』正是深防不善用心、致入魔境。行人要自量根性纔好。

勸進第九

念佛固然是背塵合覺、返本歸元的妙法。而對於在家人分上更爲親切。在家人身在世網、事務多端、於攝心參禪靜室誦經等、不是勢不能爲、便是力不暇及。只有念佛一法、最爲方便。早晚在佛前隨分隨力、禮拜持念、迴向發願。此外行住坐臥、語默動靜、穿衣吃飯、一切時處都好念。（睡眠沐浴和不潔淨處也可）果然
是痛念無常用心真切的、便不論公私幹辦、八面應酬、鬧靜忙閒、

苦樂逆順，也和他念佛兩不相妨。不見古人道：『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只要你生死心切，便夢裏也不會失落。那力量稍輕，世緣稍重的，也須忙裏偷閒，不容一日放過。卽有片刻無閒的，每日晨朝十念，積久功成，亦不虛棄。

（連帶佛號，盛一氣爲一念，這樣十口氣爲

十念。隨氣長短，不限佛數。唯長唯久，氣極爲度。意在借氣束心，令心不散。此爲大忙之人而設。）至於初學的人，纔把

一句佛頓在心頭，那閒思妄想，愈覺沸騰，便道念佛工夫不能攝心。不知我們無量生死根由，怎能卽斷？未到親證三味的，誰無妄念。當萬念紛飛之際，正是做工夫時節。旋收旋散，旋散旋收。久後工夫純熟了，自然妄念逐漸減少。況且能夠覺得妄念重者，正虧

得有這一句佛。如不念佛，那潮湧瀾翻，剎那不停的，自己怎能覺得。所以妄念是病，念佛是藥。久病非片劑所能治，積妄非暫念所能除。且莫管他妄念紛飛，但貴在念佛精切。我們既未能絕慮忘緣，正好以念還攻於念，卽緣慮而作修進。念一佛名，換卻他百千萬億的雜念，豈不甚妙。這便是以出世之念，換他世間之念。以功德之念，換他罪業之念。以解脫之念，換他纏縛之念。以安樂之念，換他危險之念。簡直是以楔出楔，如巧匠偷樑換柱，淘汰得衆生雜念銷亡。習氣漸融，心光漸露，本分漸證，連這念佛的一念亦歸無何有之鄉時，自然與諸佛把臂共行，同一鼻孔出氣了。經說『

至心念阿彌陀佛一聲、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所以不必疑自己的罪業深。古德說。『惟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所以也不必疑自己的根器鈍。卻是最忌說我今忙迫、且待閒暇。我今貧乏、且待富足。我今少壯、且待老時。如果分定常忙、分定貧乏、分定天折的、可不是無緣修習了。往時的人說。『七篇時文、幾級官位、數箱金帛、一區宅子、數畝田園、幾個嬌妻美妾、一場沒正經沒要緊閒是閒非。人人被他汨沒一生、個個打不出這個窠臼、虛碌碌一場早已謝世。』我看現在時文雖然不做、這個窠臼也還差不多。到底世人念佛的不真切、只是把生死兩個字看得輕忽、所以

一生忙忙碌碌，把性命撇在虛空，和自己全沒干涉。卽或當場嗟歎，片時毛骨悚然，過後仍然醉夢了。古時有一僧探望俗友，勸他生死事大，急須念佛。友謝以三頭未了。僧問：「這話怎麼說？」他道：「親樞未舉，男婚女嫁未畢。」僧別去不久，俗友忽然去世。僧往弔作詩道：「吾友名爲張祖留，勸伊念佛說三頭。可怪閻公無分曉，三頭未了便來勾。」此言雖淺，大可醒俗。你看那死囚求生，雖然太遲，但比起我們來，總算是快的了。因他還有一個死期，在此一日前，尚可寬然打點。然而我們在三界獄中，年年可死，月月可死，日时刻刻可死。賤死貴亦死，老死少亦死，惡人死，好人亦死，不序。

勳不序德，不序齒，一息不來，便分今古。倘不早爲打點，姑待一刻。萬一這一刻駕帖到來，可不手忙腳亂了也。世人對於毛細的事，也得計較一下，怎的不在這個上頭計較計較。要曉得人命在呼吸間，一寸時光，卽一寸命光。無論千念萬念，只貴當念一句，以爲往生正因。只要此心不緣過去，不緣未來，專注當念一句，就是事一心，定可往生。如久久純熟，當念亦脫，便入理一心，生品必高。果然信願堅決的人，一日念佛，一日往生，日日念佛，日日往生，不論什麼時候，命根一斷，卽生淨土。須知念佛一法，只有死得下狂妄知見的，纔能得益。任憑他智同聖賢，都應置之度外。端的是要生

極樂世界端的是要敵他生死。不是說了便休。須是實實落落當做一件事做始得。若也半進半退。似信似疑。又諷經。又做會。又好說些沒要緊的禪。又要談些吉凶禍福。見神見鬼的話。臨了濟得什麼邊事。怎能出得輪迴。且把那三藏十二部。饒與別人悟。八萬四千法門。饒與别人行。不管他會與不會。見性不見性。只要記得這一句阿彌陀佛在念。莫教失落。如靠著一座須彌山相似。搖撼不動。念念常現前。念念不離心。無事也。這樣念。有事也。這樣念。安樂也。這樣念。病苦也。這樣念。生也。這樣念。死也。這樣念。但把這句佛號當做本命元辰。誓求往生。任人以死相逼。令其改轍。也不可。

得。只這麼樣的一念分明不昧，更何必問人覓取歸程。大抵真心念佛人在欣愛煩惱中，必然念念不間斷。所以煩惱也動他不得，歡喜也動他不得。煩惱歡喜既不能動，生死境上自然不驚怖。如果只些小喜怒現前，阿彌陀佛便撒在腦後，如何能得念佛靈驗。所以要知念佛的心真不真，直在歡喜煩惱上取證。倘念佛念到歡喜煩惱上作得主，然後於病苦中也作得主。如病苦中作得主，便於臨命終時了了分明，得知去處。本來平日積功累行，去愛絕非，原是爲的臨終作預辦之計。功行固在平時，而吃緊尤在末後。從前悠忽，到此延捱不得。從前迷著，到此糊塗不得。從前浮華，到

此假借不得。從前歧路，到此徘徊不得。只方寸間靈明用事，醒則立現蓮臺，迷則六道三塗有分。淨穢頃刻異路，好不危險。究竟把握要訣，不外一心正念四字。每見念佛的人尋常俱說求生淨土，到末後臨命終時，忽又衷情感亂，畏死傍徨。一念差錯，歷劫輪轉，豈不大背初心。纔有疾病，當要坦蕩身心，莫生疑慮。直須西向正坐，一心稱名。應念此身多苦，若得離此苦趣，往生淨土，受無量快樂，乃是稱意的事。如脫敝衣，得換珍服，誰還肯戀著敝衣。且囑家人和看病往來問候的人，凡來我前，決不得說眼前閒雜話，也不得軟語安慰祝願健康，這些都是虛華無益的事。如病重將終，親

屬都應助念，不許依戀哭泣，不許翻動更衣。氣絕之後，亦不宜即

哭，即動直須經過多時，待他通身冷透之後，方可哭泣移動。（絕氣

而身未冷透此時神識未離還有知覺如聞哭聲或被觸動一轉悲念或起煩惱不特難以往生且防墮落異趣切莫不憐死者之苦只圖迅速了事忍心害理故施慘毒此中關係極大余輯筋終津梁一書專論此事佛學書局流通）能夠這般行持纔是千

穩萬當之計呢。

發心第十

觀無量壽佛經說：『欲生彼國者當修三福。一者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二者受持三皈具足衆戒不犯威儀。』

三皈是皈依佛法僧三寶自皈依後更不皈依於他戒有多種在家人所持的是五戒即不殺不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更有八戒菩薩戒等恐

（繁不）三者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進行者。如此三事，名爲淨業。』試想孝養父母，列在淨業之首，何等重要。實因父母恩深，爲世間福田之極。所以經說供養父母，與供養一生補處菩薩等，可見修淨業人，對於倫常之道，是輕忽不得的。我們又要曉得殺生、偷盜、邪淫，是身三業。妄言、綺語、兩舌、惡口，是口四業。貪欲、瞋恚、邪見，是意三業。犯而不持，爲十惡。持而不犯，爲十善。能修十善的，那身口意三業自然清淨，能與淨業相應。總之，今欲求生淨土，直須專以念佛爲正行。更將供養持戒布施作福和所作一切於世于人有益的事，不論大小，不論多少，隨時隨事都把來迴向西

方卽如將一盃水與人，或以一錢與人，亦必起念道，以此善緣迴向願生西方。不特於一切善要隨喜迴向，且於一切惡要懺悔迴向。常使一念不斷，念念在彼。那淨土緣熟，到臨終往生，便如輕車就熟路一般，毫無阻礙。且莫只將念佛迴向西方，卻將其餘功德另去迴向世間福報，則念不歸一，便難往生。憨山大師屢戒人不可一邊念佛，一邊增長生死根，就是這個緣故。至於願我離苦得樂，願我捨穢取淨，這是聲聞緣覺的因，其願狹。須發無上菩提心，普令一切衆生離苦得樂，普令一切衆生捨穢取淨，雖生淨土，而不捨娑婆。雖處娑婆，而願和衆生同生極樂。這是正願，亦名宏願。

亦名無上願。蓮池大師發願迴向文，爲最完美之作，起首卽說：「普爲四恩三有法界衆生，求於諸佛一乘無上菩提道故，專心持念阿彌陀佛萬德洪名，期生淨土。」臨了結道：「一切功德皆悉成就，然後迴入娑婆，分身無數，徧十方刹，以不可思議自在神力，種種方便，度脫衆生，咸令離染，還得淨心，同生西方，入不退地。如是大願，世界無盡，衆生無盡，業及煩惱一切無盡，我願無盡。願今禮佛發願修持功德，迴施有情，四恩總報，三有齊資，法界衆生，同圓種智。」此中關係，因爲我有生死，我求出離，而一切衆生都有生死，都求出離。我和衆生本同一體，皆是多生父母，未來諸佛，更

進一步，我們看到釋迦世尊彌陀如來在無量劫來爲我等衆生不惜身命勤修難行苦行圓滿無上菩提。一則降生娑婆而示成正覺，以穢以苦折伏我而開示我。一則安居極樂而光照十方以淨以樂攝受我而接引我。行者如只爲一己的樂利，不以衆生爲前提。既違背諸佛普度衆生的本懷，亦辜負諸佛攝受的重恩。外不能感通諸佛，內不能契合本性。上不能圓成佛道，下不能廣利羣生。那無始的恩怨便不能解脫，積劫的罪業便難以懺除。多生的善根也難得成熟了。所以必要稱性發大菩提心。徹悟禪師道：「真爲生死發菩提心，以深信願，持佛名號，十六字爲念佛法門。」

一大綱宗。諸位善信，記取斯言。前途珍重。再會。

佛法導論

李圓淨居士述

- 一 緒論
- 二 世法篇
- 三 小乘篇
- 四 大乘篇
- 五 淨土篇

△佛學書局

印行

△每冊定價

六分

蕩益大師選定淨土十要。久推淨宗重鎮。惜全書經過節略。致文多隱晦。向來木刻流通者。卽屬節略之本。今幸已具得原本。由印光老法師鑑定。李圓淨居士等助校。從此淨土十要。乃有善本行世。利益無盡。誠法門一大快事也。盼海內諸善信踴躍流通附印。以廣法施。全書現已發排。民國二十一年春間當可出版。特此公佈。

佛學書局謹啓

佛 學 小 叢 書

淨 土 篇

如 欲 印 送 歡 迎 代 辦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九月再版

◎每冊定價大洋四分

著 述 者 李 圓 淨 居 士

鑑 定 者 印 光 法 師

印 刷 者 國 光 印 書 局

上海南成都路新大沽路口

(一)上海滬西：夢特赫司脫路中
(二)上海閘北：新民路國慶路口

佛 學 書 局

(三)上海中區：望平街有正書局
(四)湖南長沙：玉泉街七十號

分 銷 處 各 埠 佛 學 書 局
佛 經 流 通 處

2
404063
31

404063

